

◆怀念◆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
E-mail: www.3207@163.com
征集电话: (0531)85193207

父亲的勋章

□翟恒水

再过三天,是父亲驾鹤西去一周年的日子,一年前的腊月二十,父亲走完了他平淡而不平凡的88岁人生。

临终前,父亲要求给他戴上那枚他精心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勋章,并用这张戴着勋章的照片为他送行,而且特意嘱咐要用彩色的,以示他光明磊落、光彩照人的一生。照片是在他老人家85岁时,在老家的阳台上我给他拍摄的。拍照片那天,平时从不刻意打扮的父亲,郑重地穿上中山装,把那枚勋章认真地戴在胸前,快门按下的一刹那,老人家露出了旁人难以察觉到的自豪的微笑。

父亲的这枚勋章是1955年获得的。那年,作为泰安专区(当时平阴归泰安专区管辖)唯一一名山东省治安劳模代表,他参加了首届全省警察治安功臣英模代表大会,并受到了时为山东省委书记舒同的接见,舒同亲自给父亲颁发了这枚“警察治安劳模”勋章。父亲把这枚勋章和一本厚厚的会议记录册珍藏于柜子里整整51年,2006年他患病时才把它们拿了出来。

到这时,我和姐姐哥哥才知道父亲曾是全省公安系统的英模。

戴上这枚勋章,留下自己最后的影像,足见父亲对这荣誉的珍惜;而压在箱底整整51年后,才告诉我们他的这一荣誉,足见父亲的不事张扬。对待这枚勋章的态度也恰恰诠释了父亲一生的行为风范:为人真诚,为事勤勉;对己苛刻,对人慷慨;兢兢业业,不事张扬。

其实,父亲平凡的一生本身就是一枚不平凡的大勋章:这勋章在乡亲邻里的口碑里,在同事朋友的赞许中,更在我们儿子女子的心目中。

作为有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父亲是土改时期由乡村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本色干部。

父亲上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当时平阴县的最高学府——平阴

高等初小。在那个时代,父亲算是少有的文化人了。抗战爆发后,作为抗日积极分子,父亲暗地里帮助抗日游击队做了不少工作,并与当地有名的抗日游击队首领“肖司令”(也是父亲的小学同学)结成生死之交。后来,蒋介石放弃抵抗,尤其是韩复榘放弃黄河防线后,迫于抗战形势的残酷,父亲只好远走他乡,到天津投奔大姑大姑父以求生存,并靠着自己有文化的优势,在天津自来水公司谋到一份差事。

抗战胜利后,父亲从天津乘火车到达德州,徒步从德州走了数日后,赶回家乡,投入到恢复家园建设的洪流当中。

1948年,济南解放后,父亲作为乡里的土改带头人之一,积极投入到土地改革运动中,由互助组到初级社,直到组建了平阴第一个高级合作社。

由于工作出色,上世纪50年代初期,父亲从半脱产干部状态调入平阴县劳动科(劳动局的前身),成为一名全脱产国家正式干部。除日常工作外,由于算盘打得好,父亲还兼管着财务工作。

由于父亲是土改出身的本色

干部,对基层情况比较熟悉,而且父亲年轻的时候拜师学过功夫,在劳动科工作两年后,父亲被调到公安局工作,成了一名负责城关片区治安工作的公安侦查员。

晚年,父亲经常回忆起这段艰苦而又难忘的侦查员经历。据父亲讲,那时公安局连自行车都很少,有案子发生往往都是拔腿就走,而且父亲负责的片区都是离家一二十里路的乡下。那时到乡下破案,称为驻村“蹲点”,都是以便衣身份自带粮票、伙食费吃住在老百姓家里。由于父亲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加上工作扎实认真,因此破获了大量基层治安案件和疑难案件,破案率在当时的泰安专区名列前茅。因此,1955年父亲被评为全省首届治安劳模,并作为泰安专区唯一的治安劳模代表,参加了山东省首届警察治安功臣英模代表大会。

2005年秋天回老家给父亲过生日,父亲让我开车带他去50年前曾“蹲点”的大于村看看。来到村口后,父亲向坐在小卖店门口闲聊的两位老人打听当年的村支书等人时,没想到两位老人一下子把父亲认了出来:哎呀,你不是翟书记吗?(父亲曾在该村以下派书记的身份“蹲点”),并紧紧握住父亲的手不放。一位老人对我说:你父亲不仅是有名的“神探”,破了不少案子,为老百姓出了气,而且还利用“蹲点”的机会了解了不少群众的疾苦和困难,及时地向上面反映,解决了村子里的不少问题。据村里的老人讲,父亲在“蹲点”期间,经常把自己的钱粮掏给那些最困难的百姓,自己则经常勒紧腰带。所以,到现在,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不少都对父亲念念不忘。

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在财务上比较内行,父亲服从组织安排,改行在县公安局负责财务工作,并成为县里机关单位中有名的“铁算盘”。由于工作出色,上世纪70年代初,父亲被调到县委,负责县委县府“两院”的财务工作。那时正值“文革”最疯狂的时期,各方面工作都无秩序可言。尽管如此,父亲仍然坚守财务规定和原则,多次拒绝了当时一位县革委会负责人不合理的报销要求,从而得罪了这位领导。在县委工作不久后,就被排挤了出来,下派到当时的公路站(后来的县公路局)从事会计工作,直到1980年从公路局光荣退休。

近20年的财务工作,父亲虽然因刻板得罪了一些人,但却没有出现过一分钱的差错。因此在同事中赢得了“正直”的口碑。

父亲的正直善良在街坊邻居之中更是赢得了尊重,这种尊重使父亲在街坊邻居中有了“族长”的地位。谁家遇到了不可调解的矛盾了,就请父亲出面调解,因为他们知道父亲是公正的;谁家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了,就来找父亲诉说,他们知道父亲是慷慨无私的,凡能帮

逝者档案



姓名:翟成成 终年:88岁
生前身份:平阴县公路局退休干部
籍贯:山东省平阴县

上忙的,父亲绝不袖手旁观,哪怕自己为难……

在退休后的30多年里,父亲仍然严格按照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发挥着余热。酷爱太极拳和太极剑的他,积极参加老干部部门组织的活动,并带出了上百位中老年徒弟。在父亲80岁生日那天,这些中老年人自发组织起来,为父亲送上了表达敬意的牌匾,这种自发的敬意让我们为父亲感到无尚的自豪和骄傲。

其实,除了为父亲感到自豪外,父亲给我们留下的更多的是敬畏,而在敬畏中我也深深体会到了父亲的大爱。

有两件事情是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的。

一个萝卜,改变了了我的人生,体现了父亲的大爱。

那是我四五岁时的一段记忆,虽然很久远了,但却历历在目:一天傍晚,我从外面玩耍回家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萝卜,那是我去

一个婶子家的菜园玩时,收萝卜的婶子送给我的。当我高高兴兴拿着萝卜进家门时,看到我手中的萝卜,父亲严肃地问:哪来的?我小声说:是婶子给的。父亲用更严肃的口气命令我:不准要人家的东西,给人家送回去!这时,母亲在旁边小声说:天都要黑了,让孩子明天送回去吧。父亲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不行,今天犯的错必须今天改正,必须现在送回去!母亲又小声说:天要黑了,孩子这么小,要不等他姐姐放学,让他姐姐帮他送回去吧。父亲用更严厉的眼神,更坚定的语气说:不行!他自己犯的错,必须自己改正,天黑怕什么!就这样,我含着眼泪返回了离家三四里路远的婶子家的菜园;就这样,我永远记住了父亲不容置疑的眼神和严厉的教诲:不能随便要人家的东西!

一个背影,改变了我的感受,体会到了真正的父爱。

父亲的一贯严厉让我和姐姐哥哥甚至有了“没有父爱”的感受。父亲从没给姐姐买过一件花衣裳,没给我和哥哥买过一挂鞭炮。直到我17岁考上大学那年,父亲的一个背影,彻底改变了我的感受。

1980年,我成了恢复高考后附近几个村子和父亲单位子弟中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父亲破天荒地亲自帮我张罗购买上大学用的杂七杂八,更是花“大钱”购买了当时最流行的柳条包。当大大的柳条包塞得满满的时候,也到了我去长春报到的日子。搭车来到济南后,离火车站还有两三里远的路需要步行,当我想扛起足有七八十斤重的柳条包时,年近六十的父亲坚决地把我扒拉到一边,扛起柳条包就走,我只好溜一小跑地跟在后面。望着父亲刚够一米七、不足100斤的背影,我的眼睛湿润了,透过含泪的目光,父亲的背影高大起来,父爱也随之高大起来……

从此,这诠释着大爱的背影,成了我永远的记忆。

回家呵,过年去

□苏美玲

年末紧张的期终考试结束了,学生们一脸轻松,如鸟儿般飞出了考场,校园里热闹非凡。开了轿车、摩托、三轮车的家长,熟悉的或不相识的,聚在一起聊着孩子的情况,是一脸的幸福。家长们把孩子的物品一股脑塞在车上,互相让着路,打着招呼,兴冲冲回家过年。阳光正灿烂,虽然是零下好几度,但我的心,却被校园里的情景温暖了,也令我惦记起回家的路了。

每逢春节,母亲就会把我们姐弟四人的手机一遍一遍打过。母亲的电话隔三差五地来,问哪天放假回家啊。母亲说:“被褥啊,都给你们晒好了,床单也换了新的;你们爱吃的大馒头和肉包子都蒸好了;年货也置办妥当了,就等你们放假回家过年了。”

听着母亲的话,我的脑海里就闪现出母亲在家里忙碌的情形。为了儿女们回家吃上家乡风味的馒头和包子,过了腊八节没几天,母亲就已经在灶膛边忙活着蒸馒头捏肉包子了。常常天不亮就开始和面,放到火炕上暖着,等面发酵到松软,再揉面团,把调好的猪肉羊肉和白萝卜掺和在一起,用豆油和香油一遍遍调养过,包起精致的小包子。包到二十多个,就小心翼翼地放入大锅里,点火烧灶,往往会蒸上那么十几锅。记得小时候,母亲每蒸完一锅包子就喊着我们姐弟四个品尝,我们呵着被烫的手,吃着平日里难得吃上的肉包子,常吃到肚子发胀,打着浓香的饱嗝。

对新衣的要求又不一样了,我们也顺应潮流。快过年了,我们就把孙子们领到商场,让他们的父母帮忙挑选,选中了,由我们当爷爷奶奶的高高兴兴地付钱。看着孙子们过年穿上新潮服装,比他们父母当年高级多了。我们赏心悦目地看着,心里比花还美,比蜜还甜。

张灯结彩是老伴儿的特长,一到小年,他就兴致勃勃地在阳台上高高地挂起一对大红灯笼,在门厅迎面楣的上方,横拉上一串小红灯笼,两个墙角还各挂上一个精美的宫灯,暖气管上扯上红艳艳的拉花。屋门上的大金“福”字,他是年年忘不了买,年年准时贴的。为装扮家居,养一、二十头精品水仙花,还要买几盆映山红、蝴蝶兰、君子兰等。除夕夜,灯光一开,鲜花一摆,电视一放,满屋闹闹火火、喜气洋洋,热热闹闹,欢欢乐乐,花满枝头,香飘全家。过年,图的就是个喜庆,就是个吉祥,就是个火爆。这才有年味儿。

近几年,我家也曾时髦地去饭店吃年夜饭,但总觉得不如在家吃有年味儿。我们家的年夜饭按老辈儿的风俗,主食,要蒸茄皮包、干菜包、水晶包、豆沙包、枣卷枣山等;副食,要做酥菜、酱牛肉、红烧肉、黄焖鸡、熏鱼、炸松肉、炸藕合等,这些都是我们老两口提前做出的家常菜,过年期间自家吃,也赠送亲友。年三十的团圆饭,那是相当的正规,辛苦了一年的全家人,便围坐在一起,欢聚一堂,大家举杯同庆。祝福声、欢笑声、嬉闹声、歌声,发自肺腑,激荡心田。

过年的味道真好!



年味儿

□黄杏林

我喜欢过年,特别喜欢它那特有的年味儿。这味儿里有民族的传统味儿,有家族的特色味儿,有鲜明的时代味儿……回放忙年、过年的一些真情往事,越咀嚼年味儿越香浓。

上班的时候,一放寒假,我和老伴儿便开始忙年。按照老传统,新衣、年夜饭、花灯、鞭炮这些必备的元素,是要精心打理,样样不能少。无需特意分派,我们俩会心照不宣地干着自己的老本行。

添新衣是我的专利。改革开放前,日子紧巴巴的,操持全家老少三代人的新衣,那可是个大工程。算计着布票,算计着钱,算计好尺寸,碰上了合适的布,赶快买下来。等放了寒假,

赶紧把缝纫机打开,铺好摊子,便夜以继日地忙活起来。一年一年就添这么一身新衣裳,所以我格外上心。式样要时尚,大小要合身,做工要精细。每件衣服都是量了又量,比了又比,画了又画,才敢动剪子。十几件衣服,从剪裁、缝制到烫平熨直,我得忙合到大年三十才能最后完工。后来,幸亏女儿能搭把手了,她帮我烫边熨缝,锁眼钉扣,分担了我的劳累。每当大人孩子过年都穿上了我亲手做的新衣,我心里总是荡漾着幸福的涟漪,眼见自己的心血凝成了美的欣赏,自己的辛劳化作了爱的享受,自己的作品增添了家人的温馨,那心满意足滋味,恐怕只有当母亲的人才能体会到。

这几年,我们陆续有了三个孙子。生活富裕了,孩子们

◆人间◆